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人部五十五 諫

諫一

原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云云 詳諷 說苑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諫二

原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郕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郕鼎在廟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偃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杜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逸禮曰衛史鰭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

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今旣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瞽瞽暗非害治國家而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王曰善 又曰楚莊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鼓鐘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

右抽佩刀劍鐘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

曰臣能累十三搏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碁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與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呂氏春秋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

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爲禽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

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霸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漢書

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漢武故事曰

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 漢書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諍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

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

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

偽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翫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

斷車勒

一作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

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

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

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敕曰今雖

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

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其

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旣爲吳王

權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

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

可乎翻由是得免 **增**經濟類編曰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

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

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

無異容又帝好圍碁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碁抗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悟好之

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帝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又曰北魏中書侍郎高允

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嘗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

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

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得

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

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又曰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太宗亦爲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鵠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鵠竟死懷中又曰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堯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拘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太平御覽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年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俎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經濟類編曰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歟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至如泰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彙苑曰韓休峭直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元宗嘗獵苑中或大張樂所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爲相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且蕭嵩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唐書曰陸贄勸德宗於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上封者惟

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退而上疏極言不可帝頗采納 又曰憲宗初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經濟類編曰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密名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懇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具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 唐書曰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饒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 又曰劉栖楚敬宗時爲右拾遺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極諫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於此有詔慰諭乃出 太平御覽曰文宗時魏謩爲起居舍人紫宸入謝名誠之曰事有不當亟須論奏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越職踰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 又曰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 經濟類編曰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又曰宋真宗時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傾者祖吉王淮皆海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以準爲可大用遂命爲樞密副使 宋史曰眞宗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 宋史紀事曰眞宗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又曰仁宗廢皇后郭氏敕臺諫章奏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詣垂拱殿伏奏殿門闔不爲通道輔扣環大呼呂夷簡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仲淹於外 宋史曰何鄭爲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仁宗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又曰唐介劾宰相除擬張堯佐兼四使并言文彥博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貶春州別駕改英州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經濟類編曰仁宗時孫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畫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書奏再責永州酒務 宋史紀事曰翰林學士范鎮言孔文仲對策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不聽鎮以言不用乞致仕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臣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又曰鄭俠以言事得罪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 又曰哲宗初政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

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則入六事矣 經濟類編曰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乃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又曰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 又曰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宋史紀事曰光宗久不朝重華宮百官力請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等上疏極言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官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金史曰陳規字正叔貞祐時爲監察御史宣宗嘗召文續署令王壽孫

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名壽孫問曰曾令陳規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爲外人言况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云元史曰桑哥當國引用黨與鈎考天下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桑哥家按誅之又曰不忽木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及世榮以罪被誅帝語之曰朕殊愧卿又曰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經濟類編曰元武宗時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又曰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間闔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廷宮掖之嚴遽尤當戒慎今鰲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旣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元史曰英宗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曰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帝嘉納之又曰帝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明紀事本末曰洪武

時以五星素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
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況有明詔乎乃上言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
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書奏逮問瘦死獄中 又曰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又曰仁宗時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其沽名上頗厭之因免謙朝參楊士奇進曰四方朝覲
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
待謙如初 又曰宣宗征高煦旋師駐驛獻縣陳山勸上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
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爲辭又謂蹇義夏原吉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
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蹇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獻徵
錄曰鍾同爲御史景帝時積陰晦求直言同上章言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皇
儲未建國本無依太上皇於皇上友愛甚周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伏惟擇日行禮復其儲位天下幸甚
帝不懌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鞠訊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
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下獄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乃封大杖入徃杖至百同死獄中 明紀
事本末曰天順間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
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慚懼盛怒欲罪之上不許 又曰孝宗時王恕爲吏部尚書遇事敢言時
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
皆未行乎 又曰孝宗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曰講事上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爲隱
覆不盡雖曰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
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 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
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
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旣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
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

張氏指外戚
猶言張家也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官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又曰武宗初內侍劉瑾與其黨八人爲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瑾尤獫黠漸用事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去瑾輩易耳文持鬚昂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囑夢陽具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請將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臣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閣已窘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命諸大臣入傳諭曰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八人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害瑾等者岳也於是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丘聚等分據要任瑾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文等皆罷斥瑾矯詔以劉健謝遷韓文等皆爲奸黨榜於朝堂又曰武宗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爲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陛下之左右與臣等又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齒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又曰正德十四年制下南定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疏先後入上大怒下黃輦陸震等六人錦衣獄命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俱廷杖遷謫有差杖

死者十有餘人車駕竟不出 又曰世宗與獻議主張璠桂萼之說伯孝宗而考與獻召百官至左順門敕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
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
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於是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
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
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華禮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
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璠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
之於是羣臣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命司禮監諭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帝
怒命收繫諸為首者豐熙張璠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悉逮
繫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凡十九人 又曰嘉靖四十四年戶部主事海瑞
上言陛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
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今
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
率表賀理之所無斷可見已民熙物洽薰爲泰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疏
上帝大怒命逮繫下鎮撫司

諫三

原后聖

臣直下上詳諫一漢書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首曰宜從橋陛下

乃從

當車扣馬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上將軍卒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

橋而諫

汗輪折檻上詳前漢書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後臣

臣素狂

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黃之以此公作色無幾公使讓壁星晏子曰天教也若

責

五失晏子春秋景公遊大阜望齊國曰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太公長有齊國教也若

受諫賢聖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執責寡人乎王隱晉書

王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殆於酒色其失一王微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

與義兵侵功未為念其失五同曰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斷鞅攬轡上詳諫慕

馬奔溝壑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犯顏逆意後漢書鍾離意明帝時衛頭上疏曰願頗者愛所由

馬諫曰陛下宜遠素監攬轡之言

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屏几迴輿臣崔鴻前京錄張紀顏諫爭欲嚴明帝時衛頭上疏曰願頗者愛所由

人皆順顏而逆意故屏几迴輿臣崔鴻前京錄張紀顏諫爭欲嚴明帝時衛頭上疏曰願頗者愛所由

矣變後漢書帝嘗出鉅期兄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

諤諤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太帝史丹直入

諤諤伏蒲削葉青蒲下微行數太帝史丹直入

剖父謂子華吾斬王楚之淫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遂自補袞闕識履聲詩哀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

別也補袞闕識履聲詩哀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

面折廷爭我不如君安劉氏宗廟君初納用之每見史書履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龍

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乃劉氏宗廟君初納用之每見史書履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龍

論語輔台德格君心書朝夕納詢下見孟德造辟規王叔梁傳古者造辟而言詭辭

啟心沃心見論語格君心書朝夕納詢下見孟德造辟規王叔梁傳古者造辟而言詭辭

心書稽于眾乃心沃朕心不密則失有益則為易君不密則失臣有益於君則失身

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命謚子夕嗜笑子木有羊饋而無受焉君

子之違而道穀陽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于郭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饋乾君之曰欲而逆君

于之其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張驟諫王病故之欲以復語不殺雖不能去艾薦吾子經楚國之曰欲而逆君

兄家其可盡言其不然巴浦之犀犀傳言獻藝左傳自王以下各有一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替為詩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箴諫規誨上見列士獻詩庶人傳語國語天子聽政使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箴諫規誨上見列士獻詩庶人傳語國語天子聽政使

詩補察典史教誨者父修之而後有誦訓之諫居高祖親臨虎賁亮愍恤諫帝納其言後漢書韋彪

曰自周以下至於師長士苟有誦訓之諫居高祖親臨虎賁亮愍恤諫帝納其言後漢書韋彪

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倘凡有誦訓之諫居高祖親臨虎賁亮愍恤諫帝納其言後漢書韋彪

是乎作誌戒以訓御之於

密鯁切唐書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親儉好直諫余竊慕之得行軍司馬李叔度曰臣縉紳儒者事公

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謝孝宗曰卿論議切不名譽糾正奸邪不即仇怨故事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碎衣隱

謂盤頭面

10

治煩去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讜之門 况當不諱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効於公忠 豈敢辭於

戮辱 既非言遜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寤主 臨難徒欲愛身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危君

陷惡何以臣為 讜言嘉謀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思紆國之難惟有盡忠 奮振主之威如何

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 矧伊君臣實惡許為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罪陷刑是重

納君之惡 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書泄冶之罪 上詳春秋 增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類編 愛其忤以拔忠賢 惡其順以去佞邪 黃帝立靈臺之議者上觀於賢

也 唐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通鑑前編黃帝始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堯

也 民莫匪爾極不 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 漢書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

也 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 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常同坐表盎引卻慎夫人坐

也 昌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乃適所以禍之也獨不 口給者事或非信 辭屈者理或未窮

見豕豕乎於是上說入語慎夫人賜金五十斤人豕謂戚夫人也 下詳吳志 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

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 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麓疎 漢書 弘封平津侯詳 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

達而化理成 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隳 漢書 弘封平津侯詳 言路閉則忠言讜論得以上

事紀 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 宋靖康時 事詳宋史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This image shows a single sheet of white paper with horizontal blue or grey ruling lines.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page. There is no handwriting or printed text on the paper.